



路史餘論卷第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即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爲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爲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爲用爾古之君子必即位逾年

而後改者將以重遠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為今始也
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
政所以必書即位之年為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
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
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
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
歟

原尸

於祭有尸見君子氤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

于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
以是古重尸為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
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群小
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
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
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
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尸則設主尸內之西龜於門外之
東中雷彔下門則於門左樞而較壞在門外之西皆
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
中雷乃中庭檐溜今俗所謂檐神說為室神非也 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
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

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
主無尸犯較為壇善芻棘柏為神主亦有尸焉故坊
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會子
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發
尸七廟矣發爵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
之南為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
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
以桑練而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有重
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
祭有尸無主蓋祫則有主而不祫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散聖

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

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

衛孔悝反祔西國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宜有主大
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可王懌遂以謂大大士
宜通立主豈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

識聖人之意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

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主喪冕而

士師逆尸者亦喪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

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為尸

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言祭

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

延帝尸禋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

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知

又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知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有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

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鳥醫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

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為宗廟二為四方百物

三為天地四為社稷山川五為七祀則成周之世大

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侯之境内

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

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

圭瓚裸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

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

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

無後必厭為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凡二尸

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

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為尸坐

不拜手不脫履嫌燕嬉也附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

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為人子者不為它人尸

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鄉之孫行者為尸諸侯則求

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招穆同也成氏云未葬之

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

奠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

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為已父之
尸諸侯不以已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真亦不以
已嫡為已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
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為尸司寇士師以法殺
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隋
鬯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灑尸小
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
則佐大祝贊泔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
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鬯人供鬯以鬯
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

出入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二
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
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賓
明日而祭祥去要經而筮尸練則繩履大祥則吉服
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
為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為天子為君尸者受
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為君尸者受
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
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
蹕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
中武尸之為用重矣大夫為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

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受尸尸答拜之遂坐接祭君獻尸尸裸之后的酌璋瓚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機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受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群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

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酬武筭尸稷君與四卿餞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酌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祀坐之殷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

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
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
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膳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
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嚮求之於地也於
祈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
嬋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蓋有
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
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
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進神非可盡也以其
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皿爲盡而

火之盡者爲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
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氤氳縹渺間而已矣白
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
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裊桶俯察几筵其器存而
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
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發徹不遲是
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盎啐尸有
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
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

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鬢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爲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爲尸祭之爲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枉佑更謂古人質璞華夷同俗故有人狗苑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

者有不可以盡言邪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爲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衡兵車在臙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錫旂首有鈴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鉤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

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由其輿前謂之鉤命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卽康成以鉤鞮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垂鉤伊古之瑞此鉤其轅非鉤車也

舜帝無爲

爲治有亭

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覲群后協時同律修禮詢岳命揆攷績其爲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爲清虛放蕩

汗漫而不可繫者于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絀是非遺成敗聽其雜揉而任其所自爲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爲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拂豈其不事事哉

汝翼肱也汝爲股也汝明日也汝聽耳也

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稷播百穀尚司徒敷五教陶爲士理庶獄垂爲工利

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胃
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而帝
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
爲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
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既又大陸既作則惟食之爲急
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尚徒善不足以爲政故
次臯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
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
又次之夔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
无防乎壙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

治故卒命龍爲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壙一得禹而地
乎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尚而
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
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袵鼓琴端拱一堂之上而天
下治豈其不有爲哉不自爲爾故曰無爲而治者非
無爲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屑爲也故用歌曰陟天
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
爲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之汝爲汝翼汝明汝聽也
豈若是蔑禮節墮形體而自放於繩準之外歟昔者
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夫天地以生物爲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爲亦非皆不可以無爲也有爲者商賈之事而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怨美雖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爲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禹臯戒舜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臯陶矢謨曾微高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言也政之又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有不察也而況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爲艱也在廷之英有不舉也而況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以爲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况九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爲艱也忘賢自與而群且

不可虐況於無告此不虐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奮庸不能無廢況於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序而已所謂惟帝時克者顧不謂克艱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為尚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又有其德而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

矣復何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勉其為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艱及其以為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禹益之為臣於是盡矣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舜既立則群臣之稱帝者皆謂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帝光天之下皐日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為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厚云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其說為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為

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
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
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
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爲
不少矣果何益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
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
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
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

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
墜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在英賢在故天下
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
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臯陶之歌則先元首
何邪蓋有爲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爲之臣每憂
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
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
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
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

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
出猶不忘乎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非是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爲序有不倫
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爲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
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
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
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群
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
而鳥獸跄跄再變而鳳皇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

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跄跄則遠者且興起
至於鳳皇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
之入于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遜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
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斯亦妄改聖
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
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
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
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略遠亦紀載之法

然爾

南風之詩

步騭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於已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能安

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含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繇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爲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

舜鼓琴黃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為法於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存即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即後世之視效也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不能遺者豈它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故致察於此心者有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即其所以形之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

之於彼者斯厭弃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為不少矣而舜為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

理之契於人心者也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觸
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歟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
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夫免入其心而舜視有
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
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
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
天極山龍璪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
帝於代而立之帝之初被詔也謀之群臣又使宋昌

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
即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
者為可以託天下若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
五里從騎踵死于道烏足以有天下

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縷子言舜攝時有緩耳貫胷民獻珠鰕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介大曆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比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對始癸比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比氏之出也一日宵明一日

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介而羅含度尚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卽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

虞帝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今攷皇英之冢既各宅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固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邪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邪黃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

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尚書牧弘農鞠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鏐金寶器主盜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蔑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嶺不得在是且以玉璽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疑微達識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

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
卒葬在焉事允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
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
禮者之妄尔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
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
非必爲深怪南陽張澹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
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嘉既
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勅治霸
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故魏晉群盜發
掘陵塜而霸陵獨得不相至元康間二秦人尹桓解
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闢之中金玉粲煉繇此觀之則
商墓之藏可理知矣况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
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
况商均乎

鄧至

爰劔

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晉水羗也自稱鄧至王舒
彭內附拜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
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軍甘松子寰字松舒
彭者舒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後魏
故寰字記鄧至羗叙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

後魏孝文封其松縣子然至嘉誠縣叙乃以彭為治
 之子按後魏紀太和十七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
 舊朝貢以位授舊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云其王像
 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
 孝文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為名不同在元和
 郡縣志則云像舒治子孫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
 彭為治之子未詳何据恭帝初其主擔術因亂來奔始有其地爰劍者
 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為羌酋秦厲公時有
 無戈爰劍爰劍為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分種有
 羗牛種白馬種參狼種羗牛種越嵩羗也白馬種廣

羗也參狼種武都羗也與苗後異或以爰劍燒當景出三苗非也
 帝時研種雷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故安武帝
 西逐諸羗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羗校尉於涼州
 部牛部曾孫忍舞子十七人為十七種忍九子研號
 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姚罕之間居河北大允谷四世孫
 填良益貧收先零良良卑湍侵甚為所敗良益盛奪
 榆中居復強生岍滇虞即滇吾生東吳迷吾號吾後
 益困依發羗吾曾孫麻奴收怨羗復振滇零大捷漢
 號天子遷那內附漢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
 長是為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縣殛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穎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繇入寢若以夢化為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縣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為二物邪人自為介竊按能亦熊屬非指能鼈而熊能亦並音弘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是也 故程晏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為之凡有為也然於雜記更謂化為玄魚其大千尺故鮫之字從玄從魚

不知縣鮫禹父而縣鮫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鼈龜為梁逾峻嶺則神龍為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為縣之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為侯疾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為信爾又按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侔矣大氏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為黃龍入門益為昏聽

啓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益
原禹母獲月精石如意苾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
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坼骨而生故說者以
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
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韶
賈革等皆云啓母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啓母按元封
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
啓母石伏云啓母化爲石啓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
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母之姨而偃師西二

十五復有啓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輶轅塗山欲
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羆
而去至高山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
啓益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
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及桐汭志謾錄等故
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啓母之廟顧野王
盧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姪
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
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爲之說

無支祁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
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馘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
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導波決川奠五岳別
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詞乃
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
佐至求和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
古岳瀆經第八卷竒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
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相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
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
桐相等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

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
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獠縮鼻高額
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
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
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相
胡木魁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
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
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
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
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

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
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載水末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楯肆窟廬固有
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坭地宜
楯草野宜窟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
山標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橈尸子作絕集
韻同爲祖芮切舊亦音絕而橈乃音鞠故河渠書溝
洫志皆云泥蹈毳書言山即橋而志言山即楸諸儒
皆以橈爲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橈爲絕爾按許說

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標澤乘軌爲不
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標行沙乘軌
標與橈同力追切軌與楯同撮倫切尸子之說蓋
得其傳橈非輶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毳特
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橈與楸同蓋即標也當讀如濟
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累其作橈者殆楸之轉然
禮韻直收橈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鞫則又合橈
橈爲一矣集韻作鞫而以楸同之杲杲固舉食之具
亦如淳云橈以板置泥上通行橈以鐵如錐頭長半
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楸二物蓋皆車

類竊詳其制橈當如蘇公蒞馬之法而橈則軼之制
介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輦輦輦人輦車駕輦上
爲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輦爲大車駕馬
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軼軸大夫以上以
輶軼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輶車庫下
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卽其制也孟服謂木橈形
如箕摘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輶車一作輦而應謂
橈或作橈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
爲履與板矣楯軼橈撮是爲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
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鬚鬚於說者爲乃鳥

反茲又異矣

九數

周語云豐殖九數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
有圃田齊有孟諸兗有大野雖有弦蒲幽有豸養翼
有揚紆而弁有昭餘祁然介雅書乃有十數魯曰大
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
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
陜乃爲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旣異且無弦蒲夫大陸
晉地而焦護陽陜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
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繇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

以海隅何得爲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箕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數若從余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爲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爲甫田豢養爲奚養則自異余

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沂山北○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呂氏所云大照一名漚澤俗曰鄔城泊者是也○豢養在長廣徐州縣○焦護在涇陽北即瓠口既田萬頃

莫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繇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爲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濟河爲兗州則專以大川爲之界荆衡爲荊州則專以高山爲之界荆河爲豫華黑爲梁則兼以高山大川爲之界也兗州東南据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据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雖州西距黑水東据西河荊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

距黑水東據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奠高山大川也蓋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河爲兗州荆及衡陽爲荆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而荆山衡山之陽爲荆矣蓋荆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攷矣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篚多寡以詔來世蓋前目而後凡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者亦未必至乎此楊不言南青雖之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路史餘論卷第十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為巴丘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却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即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又者雲在前水所沒至是而始得為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

作至是始可作而又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爲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又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爲一矣沈立云雲卽今之王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爲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淮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

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爲指漢言之益繆

汴字本用汧煬帝惡其從反易之

汴流舊矣世咸謂隨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大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其地既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於地上况乎煬汴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爲梁州後周曰汴卽漢之漕渠一名良苕其渠厥利自秦氏徒平陰以開灌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平帝時河汴久壞其後汴渠東浸兗豫百姓怨歎會

伏宮以樂浪王景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隄自滎陽東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是起自兩岍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則與今汴不異也事亦見顯宗紀發魏太祖討董卓卒乃謁者王吳也從翁洪至滎陽爲卓所敗太祖失馬步至汴水深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逖之將衛策亦破石勒別軍于汴水厥後相温將通之以北伐而不果義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濟舟師伐

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而濟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于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善美舜在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末所紀是矣惟淮與河獨不相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繇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梁貢輸之來必繇四河自江淮荆湖者道汴

河自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沂沭陳許諸州道石塘

惠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趨京都必以達河為

至此唐虞建都之本意也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

六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

豆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六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

萬石此最登之數百青揚二州不言達河已見於徐

兗也兗言浮于濟潔達于河矣故於青直云達于濟

泗縣淮濟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穀洛達河

自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

幸江都築堤時柳號通濟渠所謂隨河者持煬帝

舊而浚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之爾坤元錄云宋

皆堙大業元年更令開道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

江淮煬帝存江淮於此泛龍舟至江都轉交廣荆揚

益越等州運及開元時齊澣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

曹儀一作說虹之隨河至淮陰北合為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

汴不起於隨益可知矣方楚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

穎以為自滎陽下引河水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

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之官渡水魏武袁

紹相待之處故蘇軾疑此為汴謂其後或為鴻溝或

為官渡為汴上下百餘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

達淮泗者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繇張洎對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

大梁浚儀復為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灌都謂之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岩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敖山北兼郊之名煬帝開汴自為通濟渠國家惠民金水五丈清汴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會史謂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疑其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官渡直黃河爾故袁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汴亦明矣酈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也之前有汴不易之論

辨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于清水其疏鑿沿毫界真源丞崔延律糾徒開千步中得一坎謂是古墳中若新營周廣北屋下有五色蟄龍長丈許側有鯉五頭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禱白開河御史鄒元昌狀上聞幹辨命移龍置淮投龜于汴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為博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博陽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音為敷陽誤為博今水經注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為山者異矣按通

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
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為敷淺原
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博陽川
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博陽山
為二蓋以敷淺原之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載饒州九江新舊尋陽錄記類曾公過蒲塘驛梓上俗所呼蒲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漢陽山漢博亦音之訛則又以為博陽之山不得而實余按驛西數十里惟有一望夫山蓋望敷亦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此望敷陽也隨志云益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

輿記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為名然
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
人為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
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為
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
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即所謂敷淺原也非
博陽山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
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

迤爲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三江非中北之江中
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職方
三江揚州之州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
浦陽江爲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身以南
中北之名遂與泯漢入匯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
等爲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予以泯漢克之故志林
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
彭蠡卽合爲一自蕪湖出繇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
何嘗有三桑欽許慎謂江至彭蠡石城而分爲二一
爲中江今大江一爲北江浙江也然浙出於縣至餘

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爲
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一源而三目
豈其然邪夫贛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
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謂三江特此一江禹
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吳彭
蠡在楚略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爲北
江是誤以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
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
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派東入
海然謂分爲三派則愈踈矣且雷夏既澤雖沮會同

雷澤在兗離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
以爲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
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
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
入于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
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至會稽陽羨東入
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界東入海南江從會稽
吳縣南東入于海蓋本漢志王安石云一自蕪
湖至陽羨東入海一自毘陵東北入海一自吳

縣南入海二江在震澤上今堙淺爲漕河所限
不入震澤悉入吳縣一江震澤所以不足而吳
多水患此妄意也茲鄭所以謂東南地卑萬流
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
禹之舊迹已變不可更攷斯益妄也震澤在吳
縣南五十

顛自豫章入彭蠡泯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爲一
不爲二矣然禹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
各自爲道如涇渭之分流沅雖合而水不混惟涇渭
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爲水入水

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爲江爲漢而林之奇
遂謂在禹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爲一
孔蔽於所不見蘇蔽於所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
甚者夫混自夏口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分爲二江
亦不辨其孰爲漢孰爲混矣况說二江去古未久其
一遽失而徒不之知邪不知二江既入彭蠡雖合爲
一而自匯而下禹貢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爲說
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漢既會則自東
陵而畧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
混故云東匯澤匯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

中有大江在縣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
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舊自爲道也揚州言
三江既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
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泲地南出亦以味別
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
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
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
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水
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
易牙俞兒張華王劭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

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爲江漢入澤合而更分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九江詳證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州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荊州文九江孔殷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

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爲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爲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匯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邐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十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洛水洛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澨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

矣九江舊說一畎二白蜺三嘉靡四烏土五蟪六盪
七麿八沙提九廩爲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
而會於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
有三里五洲白蚌茵州之名五洲卽蜺而三里卽畎
也尋陽記則以爲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畎
六源七廩八提九茵源或作浮烏土一作烏白水經
書疏莊子義等徃徃皆引爲正晁百揆以爲方俗所
名於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
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
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

鳥七感八蚌曲折爲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
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
卽爲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據安國言爲
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鹽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
出俗傳江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爲合洞
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志東陵之間自有沈漸
辰叙西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山海經
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爲洞庭山故
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爲荆
境非荆地矣水經注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

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
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卽殊失所謂及
英布爲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爲九江卽劉歆以
爲湖陵九江入彭澤禹貢爲辭也太史公云子登
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江而觀之蓋自秦漢
說者知尋陽爲九江余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有
宮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
皆率然之說余太康地記以爲湖漢元水入彭澤者
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遠隔矣

辨充濟

予既證三江而充濟截河之說古今未摺夏書充水
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比此伯禹所

知也

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比温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溢

充濟二郡正以是

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
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充出王
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輩
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
經依取禹貢爲踈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漯達
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充濟自温入河狀地
南出爲滎澤又狀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

書又言浮汶達濟不言合潔潔自東武陽至千乘入

河也潔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華敬宗蓋亦本孔

與河並驅而截河益出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榮水汨

出榮口者榮陽水受河流石門謂之榮口謂濟南諸

名為出不審是一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

以性同或一時眾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

又奚必狀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疑

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

出者昔郭緣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

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

同猶鉛錫也比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

漚入地泆行達榮陽而遂溢為榮尔今之歷下等處

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

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跡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

重故治於濁逆上之痾以今油水固不同情九夏之

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

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

則合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

此下有脫文充入于河其文亦止于此而溢為榮之

上當更有道流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

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為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派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霸水金鐵皆漏庭州霸水及金鐵器承之皆漏惟瓠葉測石拘夷山中有水源下如飴亦然服之冕毛落而仙日駝弱去屯煌二萬里道安西域記云石駝弱其國有婆羅門守視廩延之江日夜流脂廩延境油膏說高奴縣出暗水即此水際河石間與泉雜出以雜尾衰之乃采入缶似淳漆然之如麻烟甚濃重流括取掃為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夜者百炭烟亦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二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以洛弱水溺毛黑溪玄贖悉唐制角西海島間出如陽塵皆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塗木上象至轉不去昆崙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畔怯腐手羅門有畔荼怯水出山石坎中七色或冷或熱能消金石草木手探亦腐取以駝骨石人守之蓋亦

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懸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經云帝怒

山息生之土長而不窮如出入息息肉故有息石高

勉息石詩序在江陵莊嚴寺或云溫王漢元帝時臨滁地涌六里崇二

丈所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草如馳道狀蓋息

壤也江陵之壤鑲鎮水旱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

馬去之一夕輒復如故在昔傳為息壤牛馬騰踐或死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

其處萬勝門外問書記孫光憲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

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石屋鎮之

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之事也

元和初裴宙鎮荆掘之六尺得一石

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

徙之潘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過人抱為

魚之憂會歐獻乘君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

及今陶範為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

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

昔人所填從之既墜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士

博學多聞亦王子融修城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

見江陵志記之貽救留者焉

慶曆甲申尚書即王子融蒞者宮自春不雨遍走群祀五月壬申與

郡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而石屋層且露請掘取

驗雖致水珍亦足為快因其畚鍤實土數百擔以滿

俟且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治亟以警頌薦答

醫博七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城大鍊丙

嘗以父早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為柱為牆其南

隱出門闕之象百夫莫動乃縻以巨索率水兒二百

蹄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者因覆以屋後更

如敬累置繪為風雷佛之像陳堯佐不宜之易以龍

神皇祐二一年子融致仕蘇軾言其屢應然矣

始為記俾漕呂刻寘之蘇軾言其屢應然矣

息壤詩有石記謂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柳子所言龍興寺

如故又煩致雷雨歲早屢發有應地天地之間自多有此

記是永州云負斃而起者尺有五寸夷之復高鍤者皆死

云然縣以堙水殛禹復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後

禍也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

龍負舟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

禹仰而笑曰受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死歸

也柰何憂邪龍乃弭耳而逝淮南子云禹視龍猶蝦

螟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

云南省方濟江而黃龍負文人啓

表徃徃多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
有地名龍巢者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即桑欽
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
在洲北其南有部駕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奉皇統
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
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至都即立蓋與帝
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
云二龍掉尾而去禹使迹之入此穴寰宇記亦云巴
陵夏口浦部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
之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十日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名設政令
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
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
四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
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
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
出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
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關三日乃沒夫天
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

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闕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温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故考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首從訓 太祖出師見

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繇此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三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為突厥頡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為中國之占顧得云頡利哉

天門

桀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羊腸即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周

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廻矣使吾暴亂則
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爲能持滿故
袁子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
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

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廻矣使吾暴亂則
伐我雖矣乃太行也是蓋歲而君子以為能持滿故
表予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
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因恃其險哉

固

